

三、交通与方言

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说，秀才匡超人的恩师，乐清知县李本瑛被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。匡超人为了走避杭州，从乐清老家“背着行李，走了几天旱路，到温州搭船，那日没有便船，只得到饭店权宿。”。

儒林外史从元朝末年（约 1360 年）一直写到明朝万历四十三年（1616 年）。作者吴敬梓（1701——1754 年）生活在清朝康熙、雍正和乾隆年间，距今 250-300 年，我想从那时直到汽车和轮船引进乐清之前，交通状况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。又据中国青年报在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介绍：现在我们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大部分是本世纪初开始与中国人见面的；另外有一些早些时已经传入，但普及主要是在 20 世纪头 10 年。

从我开始记事起，乐清原是个闭塞之地。温州机场和金温铁路建成以前，对外交通主要靠几条碎石公路。

我一九五四到一九六〇年在乐清中学上学。上高中时，班上有几个大荆来的同学。那时候大家都穷，没钱坐汽车。这几位同学就隔个把两个月徒步行走一百二十多里路回家看父母。一天就到家，在家呆一天，再走一百二十里路回学校。现在恐怕再没有像这样的同学了。

那时到北京去有两种方案：一是经温州和金华，乘火车到上海等地中转；一是经温州乘轮船到上海，在上海买票，乘火车。至于能买到何时的票，那就靠造化了。

八十年代以前，从乐清到金华，先要坐汽车到温州，再排队买到金华的票。找旅馆住一夜，第二天早上乘车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七八个小时以后到金华。要上北京或两广，还要再排队买火车票。从北京经金华到乐清，因为有从北京到福州的四十五次列车，可以在金华下车买汽车票到温州。到了温州，已经没有汽车到乐清，所以还是要在温州找旅馆住上一夜。我还没有那么幸运不在金华和温州过夜的。这就是说，如果一切顺利，两天两夜到金华。再加两天一夜到北京。四天三夜如果能顺利到达北京，那是你有运气。

如果不怕晕船和寂寞，坐轮船很省力。头天坐汽车到温州，在温州过一夜，第二天乘轮船去上海。不过从温州到上海十六铺码头要一天一夜。买轮船票要先到温州排队买。回来要想坐轮船，先要打听好星期几有船到温州，最好是提前一两天到上海好买船票。不然船票卖完了，等的时间就更长。现在可以打电话或通过互联网订票，可是那时候不能预先订票，长途电话费又贵得很。一个月的工资打不了半个小时的长途，还得要大声吆喝，不然对方听不到。

李白说，行路难，难于上青天。我们那时不是山路难走，而是票难买，舟车劳顿。几千里路没座位站着，上船落车负笈狂奔。我一九六一年寒假从哈尔滨回乐清，回家路上花了七天，回学校花了十二天还挑着一百二十多斤的担子，主要是吃的。结果耽误了上课。同学们给我抄笔记，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妻子。你一定会问：这十九天在路上，旅馆费可不少啊！穷学生哪里有钱住旅馆呀！不过我很幸运，刚好同班有个同学叫王日昇的，原是闵行航空十三厂的工人，我和他同路，到上海就住在他原来厂里的工人宿舍里。

由于一人下放，一人得赴三线建设现场，1970年冬天我和妻子携不满周岁的大儿子到乐清请他奶奶带。从北京买票到上海，再从上海买票经杭州、绍兴到宁波。花了两天两夜。第一夜是在从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，还算可以，因为买了一张卧铺。那时的列车员人好，不赶我们走。我和彦芬轮流睡觉。第二夜是在从上海到宁波的火车上度过的。火车是硬板条座位的慢车，冷得人上牙碰下牙，浑身象筛糠。于是我们就拼命给儿子裹被子，生怕他冻着。还见他鼻尖上冒汗。到宁波幸好能住上旅馆。花了一元二角钱，住了一个单间。我不记得是如何买到去乐清的汽车票的。只记得第二天我们匆匆去上车。经新昌、天台到临海，渡临江到黄岩，再经椒江、温岭的大溪，七盘八旋过了崎岖的牛屎岭，终于到乐清境内的大荆，再渡清江到乐清南门汽车站。下了南门车站还要步行七、八里路才到家。

到家的第二天，儿子就发烧，害得她奶奶赶紧到白沙岭头去求神许愿。后幸无大碍。估计是路上包得太多，一热一冷得了感冒。

以上说的是对外交通的不方便。

再说说县内。乐清是丘陵地带。西北大部更是崇山峻岭。只有西南小部分以及靠海和沿几条江河一带是平原。沿银溪过乐成镇往北不远就得爬山岭，像上天梯。此处就叫十八生[n:a]，乐清话就是挣扎的意思。要挣扎十八次才能到达岭头。山民们挑担都随身带着一根档拄。累了就把档拄顶着扁担来歇歇肩膀，因为没有放担子的地方。我小时候跟随父亲上过一回岭，那是到仰根村看我的舅公。后来在大跃进的时候，到银溪上游洗铁砂炼铁。那大约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，时间记得不清楚了，但是同学们一起在破庙里开饭。将老百姓放在那里的寿材（为活人预备好的棺材）当饭桌，是一生都抹不去的记忆。言归正传。从岭头挑这不知含不含铁的沙子下岭，那滋味恐怕只有爬过山的人才有体会。“上山容易，下山难”。书生挑着担子下山就更难了。上山是累，累得你气喘心跳，抬不起腿脚。按理说下山是将势能转化为动能，可谁敢往下滚啊！只得一步步往下走。一百多斤的身体加在一只腿上不算，还要加上势能，就变成两百斤了（未经过计算），这腿就发抖了。如果再挑上一百多斤的担子，这腿就抖得更厉害了。

前面说的是山路。再说说乘船。从乐清西门头坐小火轮去温州，大约是四十多公里。船票只有几角钱，不到工作人员半天的工资。很舒服。你可以把一担子东西放在船上，欣赏两岸的田野、房舍和行人。船上有盲人唱弹词的、有失业艺人唱戏的、有卖狗皮膏药的，也有说自己家里死了人或烧了房屋乞求大家救助的。。。下来一人或两人，上去一个或一双。各种口音都有。好像各有各的地盘。你可以尽情欣赏。赞助是自愿的。就是不要太当真。买了狗皮膏药，不一定能治病。说家里死人的，可能活得好好的。有钱资助一点就好了，反正他们也不是富人。大约经过三个多小时，说书的、卖唱的、卖药的、乞讨的也收了道具放好钱。船要到乌牛了。乘客们忙收拾行李物品，从内河小火轮上岸，疾走一里来路，到江边换乘过瓯江的渡轮。同样又是说书的、卖唱的、卖药的、乞讨的，只是口音多变成温州腔了。过了大约一小时或四五十分钟的光景，轮船就可以到安兰亭了。渡江所需的时间变化较大，这是因为瓯江有潮候，落潮水位太低就开不了船，要等。到了安兰亭就可以说到了温州了。大家上岸。手提、肩挑、背背，或步行，或坐三轮。各奔前程。

四五个小时从乐清到温州，只为了这四十多公里的路程。这相当于现在从温州到北京乘飞机一个来回的时间。

交通的闭塞限制了地域间的交流，我看这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
开头所说的儒林外史里匡超人属于流动性大的一类人。反观广大的农民，尤其是家庭妇女，有多少人只在方圆十里二十里路的范围内生活了一辈子。对于足不出户的乐清城区老太太来说，偶尔有个把外地人路过，要碗水喝或问个路什么的，要是他是从县西白象那边来的，连蒙带猜能听懂一半就好了。如果是县东大荆人，那就好像是听外国人讲话，跟我听福建话或广东白话一个样。我记得小时候妈妈和邻居大婶就是这样。

下面简单说说乐清县城附近口音的变化。因为表达乐清方言有时找不到相应的文字。文中用了一些拉丁字母和国际音标来帮助说明。拉丁字母的读音与普通话里的发音相似，如果在声母之后或是在韵母之前加冒号，那就是表明辅音应发成浊辅音，或者是在发韵母音时，气流通过喉咙时不受到阻碍（本书中称之为“无喉咙爆破”。国际音标则与英语里的发音一样。不过本书加了两个音素，一个是[p̚]，发“儿”的音，另一个是[ɿ]，发“安”的音。建议读者暂时先不要理会。以后在《语音篇》部分将会详细加以介绍。回头再来拼音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
我出生在离乐清城约七、八里路的坝头村。坝头人的口音与砺灰窑、东山南、南草垟和南岸几个村的几乎是一样的。它们在县城的东南面沿海连成一带，延伸大概只有十多里路的样子。往西北向县城靠近三四里，如白沙和后所，口音就变得接近城里（乐城镇）了。（我没有品味过半沙、白沙河头、水深、远浦、石马、万岙和盖竹等地的口音，无法多谈。）我觉得这“腔款”变得不大，主要是许多乡下人带韵母“æ”的音变成了“ei”。例如，城里的小侄子碰见你时，想知道你吃中饭了没有，他会这样问：“阿伯，你日昼吃嘎**𠵿**也未？”写成拼音是这样的：“a **bei** p̚i n:eiɿu qe g:a **b:ei**a m:i?”你乡下的小侄子会说：“a **bæ** n:i neiɿu qe g:a **b:æ** a mi?”。白色的“白”字，城里人说[b:ei]，乡下人说[b:æ]。买东西的“买”字，城里人说[m:ei]，乡下人说[mæ]。下面略举一些字（见表 1-1）：

表 1-1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一）

例子	百	白	拍	买	翻	饭	担	但	太	难
城里人读	bei	b:ei	pei	m:ei	fei	v:ei	dei	d:ei	tei	n:ei
城东南读	bæ	b:æ	pæ	m:æ	fæ	v:æ	dæ	d:æ	tæ	n:æ

从南岸村再往西，过了一条岭，就到了田垟和翁阳、地团一带。那里的口音与乐清城里的区别就更大一些，多个韵母有变化，属于县西腔。例如把带韵母[e]的音发成带[ai]的音。现举例如下（见表 1-2）：

再往西到白象，那里的口音就更接近温州方言了。

表 1-2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二）

例子	北	雹	墨	佛	脱	十	吃	桔	吸	色
城里人读	be	b:e	m:e	v:e	te	z:e	qe	je	xe	se
县西人读	bai	b:ai	m:ai	v:ai	tai	z:ai	qai	jai	xai	sai

再说说砺灰窑往东。过了白沙岭头，就到了牛鼻洞。这里离乐清城里也不过十多里路，可口音就有明显的变化了。白沙岭头是一处分界点，一座大山往西北将乐清城区与县东分开。从这里开始，人们讲的是“县东话”。所变化的同样仅限于韵母。例如，城里人韵母是[ei]的音在县东话里发[a]的音。见表 1-3：

表 1-3、乐清话腔调的区别（例三）

例子	百	白	拍	买	翻	饭	担	但	太	难
城里人读	bei	b:ei	pei	mei	fei	v:ei	dei	d:ei	tei	n:ei
县东人读	ba	b:a	pa	ma	fa	v:a	da	d:a	ta	n:a

过了清江到白溪，哪里的话通常叫“大荆话”，属于台州话体系了。
温州话和大荆话与乐清话有很大的区别。同一个字不仅仅韵母有区别，就是声母也不一样了。